

克兰河,从我家门流过去,已流淌了千万年!我在那里出生、成长、工作、生活、学校、单位、居所,离克兰河的直线距离从未超过两百米。退休后,我每日沿河散步,怀旧情愫时时萦绕心间。对克兰河的爱,是浸润在血液里、刻在骨子里的深情。

“克兰”,意为鹰隼、猎鹰。以此为河命名,可见其水流汹涌、桀骜不驯。从源头到市区段,河道落差显著,除冬季冰封外,其他时节——尤其洪水期,河水冲刷卵石、撞击声、越过巨石的咆哮声,如雷轰鸣,响彻云天。

历史上,克兰河亦有“克仑河”“克朗河”等译名。它发源于阿尔泰山南麓与蒙古国交界的乌尔莫盖提达坂,越过山岗、淌过草地、穿过城市、拂过村庄,浩浩汤汤、奔流不息!全长265公里的它,最终一扎进额尔齐斯河,完成这段使命,向着更远方奔去——一路向西,注入北冰洋……留给我们的,是或深或浅、或明或暗的记忆。

——达柯



# 我家门前有条河

## 水磨坊

克兰河是阿勒泰人的母亲河。

1870年承化寺建成后,以它为中心的克兰河两岸渐现居民院落,人们开垦荒地、种植庄稼,除原本在此游牧生活的哈萨克族、蒙古族群众之外,来自晋、津、川、湘的汉族商民,伊犁、喀什一带的维吾尔族商人,以及少数俄罗斯商民和其他各族过客也陆续迁居于此。随着阿勒泰采金业的兴起,淘金者蜂拥而至,人口日渐增多,承化县雏形初步形成。那时,解决吃饭是头等大事。除红墩、切木尔切克等附近地区自克兰河筑坝引水、垦地种植蔬菜外,主要粮食仍靠长途贩运。

电力机械磨粉出现前,阿勒泰城区居民的食用成品粮,主要靠架设在克兰河上的水磨坊加工。这些水磨坊建于何时,为谁所用,无从可考。目前能查证的记录,见于谢彬《新疆游记》中1917年10月25日离开阿勒泰的见闻:“下午一时,发承化寺。过克仑河,有木桥二。右循山麓,道右水磨

一盘,承化市民面食悉资之。”

历史上,从如今阿勒泰市拉斯特乡往下,沿克兰河两岸曾建十余座水磨坊,皆属私人经营。

水磨坊通常为三层:上层设大型漏斗状进料箱,底口为簸箕形出料口,直对磨盘;中层为两片磨盘与屉式粉筛;下层装木制水轮。人们修渠引水为动力,借水槽落差冲击水轮,带动磨盘与粉筛运转。小麦从进料口投入,经磨盘反复碾磨,通常至少三遍,才能按等次制成面粉。水磨运行受克兰河水情影响,枯水期与冬季常因水量不足停转。

1956年5月公私合营启动后,这些磨坊悉数并入国营粮食部门;1957年阿勒泰面粉厂建成,水磨坊大多关闭,最晚的延至1964年停用。它们曾养育阿勒泰这座山城的各族百姓。

童年时,我常在克兰河边玩耍,那时还可见不少水磨坊遗迹。

## 水电站

克兰河是阿勒泰人光明的使者。

对现代人而言,用电是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事。人们不会在意所用的电是水力、火力、风力还是光伏,只要按时缴费,用电便不成问题。

我们的祖先或许早观察到电的现象,比如闪电与静电。但将这种特殊能量转化为可用之能,却经历了一代代人不懈的探索。从英国人吉尔伯特、法国人杜伏、普鲁士人克莱斯特,到美国人富兰克林、意大利人伽伐尼与伏打等,他们在从发现电力到实现人为控制的过程中,为人类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早期生活在克兰河边的人们,照明主要靠煤油灯和动物油脂,后来才用上柴油发电机。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发电始于1938年——当时,政府与商人合股兴建了阿山电灯厂,靠一台80马力(58.90千瓦)锅驼发电机供电。曾任《大公报》驻新疆特派员的陈纪澄,在1938—1942年间三次赴新疆考察,他在1940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新疆鸟瞰》中记载:“阿山电灯厂”民国27年3月由当地商民集股承办,民国27年底放光营业。”

1949年6月,承化县政府决定修建一座水电站(即五级电站),这是克兰河上开发的第一座水电站,位于现润德酒店北侧。工程由苏联领事馆提供水泥、钢材和炸药,承化县政府工作人员、学生及驻军共同参与与龙口修建与渠道开挖。1950年3月,

新疆军区独立团在团长肖飞、政委杨烈光率领下抵承化县,解放军官兵随即投入水电站建设,最终按时完工。1951年10月,水电站建成投用,基本满足当时城区照明需求。同月,阿山专区承化人民电灯公司成立,1956年改称阿勒泰专区水利发电厂。

随着城区人口增长和各项事业发展,1959年阿勒泰专区在城郊喀拉塔斯(又称黑石头,今体育公园南侧)着手修建六级电站。工程开工后屡经波折,两度停工又两度复工,1970年6月才正式建成发电,历时十二年。

1966年,又建三级电站。这是阿勒泰首座自主设计、施工并安装的电站,运行至1995年。

1978年,二级电站(位于今公园路尚桦城南侧)动工——1981年,1、2号机组投运;1986年,3号机组安装完成;1990年,4号机组投用。

还有座鲜为人知的小水电站——1958年桦林公园门口曾建“175”小型水电站。因设备和建设质量欠佳,加之遭遇雷击损坏,1973年停运,1977年报废。此外,当地及兵团还建了其他小型水电站,在此不一一赘述。

这些电站均引克兰河水发电。冬季水量减少,渠道常因寒冷冰封堵塞;夏季山洪暴发,也偶有决堤导致停电。每遇此况,全城军民便共同参与清除积水、修整渠道的劳动。

我刚工作时,也曾几度参与清理电厂大渠的冰雪。

## 水车

有个叫“木工房”的地方,里面藏龙卧虎,都是能工巧匠。他们负责后勤服务,在当年的我眼中几乎无所不能——木工、瓦工、铁匠活、盖房子,样样精通。

这些匠人在河边用钢铁焊接了一台提水灌溉的水车:直径约6至8米的大转轮,轮上装有挡板和木斗,水流冲击挡板带动轮子转动,木斗盛满水转至最高点时自然倾斜,将水倒入水槽,再经水渠流向田地。那时的我,对这个装置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冬季或无需浇地时,人们会通过卷扬装置将水车脱离水面。这时,水车就成了我们的玩具。玩伴们或坐或骑,想方设法爬上去让它转动,有时摔得头破血流、鼻青脸肿,却依然乐此不疲!

后来的岁月,水车不停旋转,转走了我的整个童年。从水磨坊到全自动粮食加工与品类齐全的食品,从水电站到风力、光伏等清洁能源,从水车提水到全自动灌溉技术与智慧农业——我们今日所享的富足与安宁,正是这个时代变迁中最动人的篇章。

克兰河奔流不息,关于她的故事,永远也讲不完。

# 网红桥

◎杨建英



近几年,随着城市化浪潮拍岸而来,桥梁早已突破传统交通功能的边界,演变为兼具实用价值与文化象征的城市地标。其中,“网红桥”的兴起,更以其独特设计、科技赋能与社交传播,重新定义了桥梁的公共属性,使之成为城市形象与生态理念的鲜活载体。

桥究竟起源于何时,无从考证。若问为啥要造桥,著名学者张中行先生道出其根本原因:“其来源于水之阻而人们不愿受阻。”不愿受阻,便要有所行动。有的是出于物质需要:如两村之间一水相隔,人需往来,物需流通,于是架桥;有的则出于心理需要:《诗经》有云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,所谓佳人,在水一方”。这可要了命了!河那边有佳人召唤,河这边看着干着急,若不拼命修桥,八成儿就得跳河了!

然而时至今日,桥的这一传统功能正逐渐弱化。例如某些网红桥,每当夜幕降临,交管人员便封闭桥的两端。整座桥瞬间变为一个奇特的建筑空间,游人穿梭其间,打卡拍照、跳舞狂欢。而失去畅通交会功能的桥梁,像是被点了穴位,傻呆呆立在河上不知所措。

传统桥梁的核心使命是连接地理空间,网

桥则通过设计创新实现了功能的“二次进化”。经由空间重构与场景再造,网红桥的公共属性被彻底激活,其爆红本质上是一场城市公共空间的再造运动。它以无限循环的几何形态打破传统桥梁的线性结构,夜间光影系统与桥下水景动态交互,使桥梁升华为容纳观景、展览、演艺的复合型文化场域。这种重构不仅提升了城市的美学品格,更创造了引人驻足的“第三空间”,重塑了人与城市的互动关系。

阿勒泰这地界儿多水,几乎所有城市都伴有一条像样的大河,正应了那一古老定居定律——城滨大河、镇依支流、村傍小溪。这些河流奔放不羁、恣意汪洋,没个“正形”。这时,几座恰到好处、桥梁便将其牢牢束缚,为城市平添几分妖娆。它们犹如漂亮女人腰身上的束带,轻轻一系,风韵立显。

只是,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:桥梁景观具有其鲜明的地域属性。资料表明——桥梁因位于城市结构的要害部位,成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可以说,桥梁景观与城市景观为伴生关系,有时其复合景观的意义更为重大。如悉尼大桥与悉尼歌剧院的交相

辉映,已成为悉尼乃至澳大利亚的象征;延安大桥与宝塔山的山水相依,始终是延安的城市骄傲。桥梁从不孤立于环境,其景观观与地貌、城市景观相伴相生。注重桥梁与周边文化及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,正是桥梁景观设计与传统桥梁设计的本质区别。现代桥梁已不再纯粹以满足功能为目的,其宏大跨度、强烈形体与超凡尺度,无不对城市或大地景观产生深远影响。如长江大桥之于南京、武汉,浦东大桥之于上海,彩虹桥之于阿勒泰,“网红桥”之于布尔津……

当桥梁成为城市IP的核心要素,其文化传播力呈指数级增长。在抖音上,贵州平塘特大桥凭借196米高的“天空之桥”服务区,整合桥梁科技馆、观景酒店与非遗互动专区,年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,带动周边村寨农旅收入增长45%。这类“桥旅融合”模式,使桥梁从物理连接转变为文化连接,成为展示城市精神的立体名片。

网红桥的崛起,本质上是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。它正重塑我们对城市空间的认知——桥梁不仅是钢筋混凝土的构筑物,更是承载生态智慧、文化记忆与技术创新的立体平台。

当桥梁化为城市标志,其价值早已超越物理维度——它是流动的城市剧场,是生长的文化基因,更是通向未来的生态之桥。这种转变启示我们:城市的伟大,不在于建筑的高度,而在于能否通过创新设计,让基础设施成为传递价值、凝聚共识的公共艺术品。

网红桥的出现,彰显了桥梁的多元价值与城市标志的崛起。我们应让每一座桥都成为讲述城市故事的叙事载体。这种技术美学不仅提升了城市的颜值,更通过减少土地占用、降低碳排放等实践,构建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。当游客在桥上拍摄绝美画面时,他们也在无形中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哲学。

希望咱们的城市多在“桥”上做文章,否则,怎对得起身边这些壮美的河流?

# 阿勒泰的阿巧

◎刘妍



我从富蕴县前往吉木乃县城,行车时间不长,地理距离却有400多公里。这一路的路很好走,笔直笔直的,不带拐弯,偶尔出现盘旋或转向,便意味着人口聚集的乡村或县城已在不远处。

吉木乃县城不大,从这头走到那头,再折返回来,古丽扎提的刺绣专业合作社店面,就静静落在了夕阳余晖里。商铺很体面,大理石外墙、落地玻璃门面。主人用大幅红布遮住门口以外的玻璃。外面亮,里面暗,我站在门口,看不清屋内细节,只觉空间宽敞,摆着不少成品或半成品衣物,还叠放着一卷又一卷布料。十月中旬,吉木乃县已供暖半个月,夕阳下室外尚有余温;待太阳完全“回家”,初冬的寒意便会袭来,冷暖自知。

刚放下碗筷的古丽扎提,步履匆匆地赶来,打开简易的锁,眼前瞬间亮了——花花绿绿的手工织品,五彩缤纷,仿佛一步踏进了百花园。同行的小姐姐告诉我:“古丽以前是家庭主妇,后来当学徒学刺绣,如今已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《哈萨克族毡绣和布绣》的传承人。”低调内敛的古丽不善言语,行动力却强,展开一幅又一幅作品。我们在争奇斗艳的“花丛”间沉醉、思索。一旁的她,针线在羊毛毡上麻利穿梭,如云在天上飘、马在地上跑。她用羊毛布料刺绣,手中的针比一般的针头大而长,比苏绣、广绣和潮绣的针头大了十余倍。这大头针在她手中,简直被“玩脱”了!红、黄、橙、绿、黑的羊毛线,仅凭最简单的工具交织、融合、穿插,蜕变成各式精美图案。刺花、串珠、镶嵌、彩漆、雕花、描金、贴花、编织、金银线、拼花、扎花、挑花……古丽一边做活,一边随口蹦出二十多个专业词汇。每个字我都认得,可每个词背后的门道,只能让我叹一句:“隔行如隔山”。

牛郎织女每年七夕才在天上鹊桥相会,“七夕节”也叫“乞巧节”,我们常把心灵手巧的女子唤作“阿巧”。在这里,像古丽这样刺绣技艺精湛的女子,我称她们为“阿巧们”。古丽们人美心善,勤快能干;阿巧们人见人爱,车见车轱辘。外化的绣品,或许正是她们心灵手巧的直接体现。谁人不爱美,不追求美、不崇尚美?在阿勒泰地区,除了吉木乃的古丽扎提,还有富蕴的古丽拉、努尔古丽,哈巴河的哈提古丽等。她们的蜕变并非一朝一夕,而是如滴水穿石,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、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。天上的鹊桥相会,千年不变;而我们阿勒泰的特色刺绣,在时间的浸润下始终养眼,既有原始自然的美,也有古朴鲜活的韵。人始终是其中的生力军,握有主导权和话语权。站在刺绣“画卷”前,我们总是向上、乐观,满怀热爱与激情。

# 书里书外的母亲——在坚韧里藏着的生命力与成长

◎潘燕

读李娟的《遥远的向日葵地》,最触动我的,是字里行间流淌的那份坚韧——一种属于土地、属于劳动人民的生命力。读着读着,便想起自己的母亲。两位母亲“跨越”书里书外,却有着极为相似的底色。

李娟母亲的坚韧,藏在四次播撒的葵花种子里。九十亩葵花刚出苗就被鹅喉羚啃食干净,她慌不忙种上第二茬;青苗再遭洗劫,她咬着牙补播第三茬;直到第四次,种子才终于扎根。正如书中所说:“所谓‘希望’就是付出努力,有可能比完全放弃强一点点。”这份在绝境中反复尝试的执着,正是劳动者最动人的姿态。

我的母亲也有着同样的韧性。她只有初中文化,是个南方人,却把种地、养鸡鸭的活儿干得漂亮;为了给家人换口味,她主动跟北方邻居学擀面条、包包子——从揉面不均匀到面团劲道,从调馅儿寡淡到滋味鲜美,她反复练习,从不说难。我刚工作时,有回赶班车迟到,眼睁睁看着大巴开走。母亲立刻骑上自行车,载我就追,竟真的追上了——她不会因“不可能”而放弃,总用行动把“难”变成“能”。

两位母亲的自信也如出一辙。李娟母亲常说“我哪点不如人了”,坚信别人能得到的,自己也能凭本事争取;我母亲事事亲力亲为,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,总念叨“这都是经验,你们要听”。

然而,这自信也曾让我困扰:刚到无锡时,我连厨房都不敢进——习惯了母亲安排好一切,竟不知做饭该从何下手。那时才懂,母亲的“包办”里,藏着对“把事做好”的执念。

当然,她们也有柔软的焦虑。李娟母亲搬到繁华地界后,总担心小偷、强盗,满心不安;我母亲遇事没把握就彻夜难眠。儿子高考时,她反复念叨“怕考不好”;外甥做手术,她坐卧不安,把担心全说给我听——再坚强的人,面对在意的人也会慌了神。

最让我深思的,是书中母女通话的细节:李娟母亲总先报告葵花、赛虎的近况,或是遇到的倒霉事,李娟却忍不住问“我问的是人”。这像极了老一辈的相处模式——他们习惯用“做事”来表达关心,却忘了先关照彼此的感受。如今早已不是单打独斗的年代,学会理解人、尊重人,比单纯把事情做好更重要。

前几天,母亲跟我唠叨女婿收集废旧纸盒“堆得乱”。我说:“妈,家里不是只讲整齐,更要讲尊重。他收集纸盒是想积少成多,看到他的好,遇事他才愿意跟我们一条心。”母亲点点头。

后来拆盒子,她会主动问:“这个你要吧?”看着七十多岁的母亲慢慢改变,我忽然明白:无论是书里还是身边,母亲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符号——她们有坚韧、有自信、有焦虑,更有成长的可能。

合上书,眼前既有李娟家那片戈壁里倔强生长的向日葵,也有母亲在厨房揉面的身影。最动人的力量,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,而是日复一日的生话里,那份不放弃、不退缩,带着爱与执着,把日子过得温度的寻常勇气。